

初

潭

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守歐陽欵署郵憚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欵曰西都督郵縣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千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歛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受觥。

好功曹好門下掾尤好太守也。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卽斂衽下執其手、延

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廷陟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暝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王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餼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太丘少鍾

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當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種嵩遂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遂舉孝廉

○小黃門尚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

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黜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盧毓爲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常士卽常有矣何勞求得之。

○諸葛誕爲吏部縣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愜其所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  
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至至。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豈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聞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高宗傳說何妨中興。

○王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睢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嶮鞅裴楷歎王濟別黜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晉諸公贊曰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宜授心腹人爲



初漢集卷之五十六 金鑑詩話 四  
吏部尚書叅同選舉充啓用亮濤以亮可爲左丞相  
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允  
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爲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  
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  
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  
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

咸蓋惜曠世之雋莫識其意故耳

百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與或曰與猶臆也近將汗人大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太傅宜用遂委仗之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庸

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  
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  
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  
驥騶耀質廟廊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  
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倫卽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  
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  
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畏

智所爲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  
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  
木遂授剡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  
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  
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  
曰人自量固爲難

玉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間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是國之亡徵、

○說着了王珣自宜用、

○蘇子高事平、王廙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

太狠了、亦說得是也、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

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爽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鄉州吏中有一令僕木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  
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  
約肯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惋卽同載詣撫軍至  
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  
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爲理窟  
卿用爲太常博士



庚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悅子佳哉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因倚如醉  
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  
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松自謂極得意語孰知只贏得謝公一笑

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清真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家居臨海往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  
爲府掾廌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  
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

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

李密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說得是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獨行。帝遣人語陸曰。都令史請悉書對。可共參懷。陸曰。六

十、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不、堪、卽、  
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實諸周行必詠穆如之  
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  
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浩然曰  
僕已飲矣曾可柰何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  
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  
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

其力

嗚呼若韓滉當無遺才矣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夢得爲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  
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  
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  
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初集卷之二十七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馮鹵今生稻梁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肩同謀之居卅年上計君收

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

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  
人之一耶

到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妙絕古今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舍

縱間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報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

此吏州郡畏之

大才可用也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  
府功曹受賄自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  
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  
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耻技拭用卿  
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  
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

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  
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  
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  
跌博遂成就之

大有幹局人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驪公廉與野王相代爲太守民歌之曰犬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駘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視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



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

卷之三十  
六  
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  
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  
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慚服待之彌厚

雖然爭柰道學託名何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恠  
問主簿黃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  
爲相乎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交

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太守卽將也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遂潰

刺史卽將也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

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舉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真清。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汗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

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無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家麥以進母文舉特加賞焉又教高密令日志士鄧子然

告困焉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卽饋丘三斛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

任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  
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  
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  
因遙問儉父欲食餅不嫌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  
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  
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  
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  
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

好日隆耳。王獻之為中書令，王岷代之，故時人目為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多修為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冝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



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水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篔簹因語恭曰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篔簹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爲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

初集  
相敬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官屬之禮  
禮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  
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  
稱爲神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  
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

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  
硬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道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  
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  
發斯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趨兩階  
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  
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  
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毒  
舞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

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寬大之餘必有苛察濤簡之後固宜有遐也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次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

慕容彥超爲秦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頴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  
爲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証服慶疑之問賈人  
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  
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  
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8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  
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8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一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鍼賣糖  
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  
屑乃罰賣糖者

○傳僧祐及子琰琰子翻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  
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傳翻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姪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愛

徐澤集  
卷之五  
三  
偷其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妙妙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  
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爲市宣言是  
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  
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  
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遠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卽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  
牛還壻家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求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咎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  
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

妙○妙○至○妙○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曄頷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世有以左手執匕而以右執筆者當如之何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  
求歸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  
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以車上繫而索於馬尾又  
為兵車專載弓弩尅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  
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太守卽將也

○李叔堅家有大人，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大馬喻君子，大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櫻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無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此人可大用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卒子求哀曰：若不垂祐，明當為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公悟，敕

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孝、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七不如客，後以示恪七。』大慚，乃折節。李問所歷，以善政稱。

○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廨事，雷雨暴至，電尤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抚案叱之，雷電遽散。卒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薤，謂曰：「卿清貧必。」

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札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元益上府敢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用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中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提

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醪三日，御五鳳樓，覲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旧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斷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妙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  
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  
減民無飢死者

亦是一畫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姬聚菴誦經一姬失  
其衣告訴于前汲仲命以牟麥與羣姬掌中令合掌

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  
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妙人妙人。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卽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  
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筴木桶沿市門。曰：知  
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給。其直  
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宰卽將也。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此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咸蒙獻白雉。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却，楚大天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歸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倫後解其將軍之幃帳而  
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往取其梳子發又使人歸之明  
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  
去楚軍恐取吾頭

何○不○蚤○取○頭○史○之○妄○也○如○此○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畜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

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腐甚中必有故也

齊景公渡沉之河龜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  
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  
龜也左手持龜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  
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  
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誓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是以當之真。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棄觚投筆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

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度器示厚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援上書曰擊尋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刺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練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  
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魯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  
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密為肅陳三策

○ 肅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  
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  
禁吾刃必不能禁善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自楛選  
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楛山越恃其善禁了  
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  
萬計

樊、仙、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仙、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畧、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幘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冀獲曹谷之利，於是司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伏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

士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  
王人犬畧深長皆此類也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  
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  
由人存亾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  
餘言潯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温雄氣周馥具眼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  
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

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庚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真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冀未之貴也常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  
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葉  
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  
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未盡然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

○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皆  
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  
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召重致  
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  
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與時賢  
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  
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鉞奮擊

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  
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捷  
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  
颿過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眾中厲  
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  
焉名

魯廣達為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

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  
負恩生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  
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  
王導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伏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  
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廻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  
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  
廻大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  
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

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  
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  
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  
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頴  
爲元帥伐陳頴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  
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我有道  
而大彼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爲褚彥回時咸推禘  
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爲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得作華林閣勳敬兒始不識書爲方伯乃學讀孝經  
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  
妾侍窺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徃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  
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後周韓杲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曰著翅之名寧城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耶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

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乃  
解去

紹興中統制鄺瓊縛節制呂社歸劉豫魏公方宴報  
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  
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外士持遺瓊虜得書果疑  
分隸瓊衆因苦之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諸將惟恐失利置子盡歿  
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蔡時年

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士，遂定人服其機警。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及發視，乃明受僞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賚時。

可矣。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甲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降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因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

而定瓊伏誅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宋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



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  
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  
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  
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  
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有顧侯不樂無車公不樂二人優劣何如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敬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藉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羨極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淡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

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之又公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價增數倍夫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憎可不慎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

問爲長、

○路巖位崔鉉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日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楊愔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

姚崇張說同爲宰相不相能崇病誠其子曰張丞相  
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沒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寶帶重  
器於前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  
文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  
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引視鐫石告  
以聞上可也崇沒張來吊如之崇家悉如崇誠不數  
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却後數日果遣取本以  
文未周密爲辭姚氏子引視石碑告以奏御使者復  
張嘆曰歎姚崇能美生張說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

初集卷之三十八  
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構也。有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斬一女婢也？說竒其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其感公之德，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

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令狐綯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葢冀一覽古綯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尋軻終身

○令狐綯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儀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八

吉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  
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予  
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  
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情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用乃開東閣管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難難是是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

唯玉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相對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  
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  
消內外緝穆

○丞相非高正是著數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溫新  
至深有所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  
陵夷毀之酷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  
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酌納既出懽  
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說著了。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廡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廡

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蓋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王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永之功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王導知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遂到  
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  
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咲四坐並懽晉陽秋曰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  
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第一美政只少人解。

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

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有  
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綠  
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  
視缺然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爲知人凡案問事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  
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  
行曰王公薨後庾永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

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  
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  
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王曾問羨  
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  
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安石知音殷羨可人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河衛三世經  
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〇〇遺愛何足道正爲江左立根基耳

〇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  
謝便起舞神意甚暇三公熱褌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〇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夏著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  
局曰何乃滑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  
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  
吳語及細唾也

〇正此是其奇異

〇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胥食日不暇  
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

○東山片言折獄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如極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卽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恃兵斯遠，人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房玄齡校讐秘書，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發聲昂霄。

王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視

何况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太蚤邢不亾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齊佯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

戊東邊荆人輟行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王者賣之，端至一金。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



談鄰遂大瞋永祿而出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旣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畧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

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哀並非敬后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尊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尊曰：世子宣滅，俱有奕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爲瑯琊王。

孔覲醉日嘗多，及醒判決未嘗有墮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醉醒。

斜律光聞瑯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咲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至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而謂之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爲之請？于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于孫理資陰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

天下有累年羈旅未得食者乎。訪遠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歿者無冢更叙時人深賞之。

真可賞。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金盃貯熟水，迪問是王所需，乃密取案上，麈尾攪水中，王

見水大驚疑有毒卽上馬去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壅莫售京尹曹泳白檜檜卽命召文思院官趨者絡繹旣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見錢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取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  
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  
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真切至到非道學好名所知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  
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嘗

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慎相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叅秘書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撒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鑪七著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詭、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贄唯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後取一甘食帝咲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澇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置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

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可憐